

Foreigners in Shanghai

1842-1949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上海史研究译丛

熊月之 马学强 晏可佳/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的外国人

(1842-1949)



Foreigners in Shanghai

1842-1949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上海史研究译丛

熊月之 马学强 晏可佳/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的外国人

(1842-19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2
(上海史研究译丛)
ISBN 7—5325—3606—8

I. 上... II. ①熊...②马...③晏... III. 外国人—
上海市—1842~1949—文集 IV. D829.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668 号

上海史研究译丛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

熊月之 马学强 晏可佳 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8 $\frac{10}{18}$ 插页 5 字数 342,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100

ISBN 7—5325—3606—8

K·544 定价: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学科项目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张仲礼 陈 绛 魏斐德(美)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军	马学强	卢汉超(美)	叶文心(美)
叶凯蒂(德)	毕可思(英)	安克强(法)	张晓敏*
周 武	周育民	高纲博文(日)	梁元生(香港)
熊月之*	黎志刚(澳)		

有*者为执行编委

执行编辑: 张晓敏 吕 健

本书责任编辑: 王 纯

美术编辑: 黄 琛

技术编辑: 富 强

上海这座城市，既饱经沧桑，给人以复杂的历史感，又生机勃勃，给人以常新的时代感。用得着一句老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上海史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海外学者更是情有独钟。即使不算一百五十年前麦都思对上海历史的简单描述，也不算稍后麦克莱伦的《上海史话》、裘昔司的《历史上的上海》，单从 1921 年、1923 年寓沪英国学者兰宁、库寿龄共同推出的功力深厚的两大卷《上海史》算起，海外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已有 80 个年头了。尤其最近二十多年，海外上海史研究更明显呈现“四多”，即项目多、会议多、成果多、人才多。在美国，西部伯克利、洛杉矶、俄勒冈，东部康乃尔、哈佛，北部密西根，都各有学者在研究上海史。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我国的香港、台湾，也都有学者在从事上海史研究。日本有上海史研究会之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因研究上海史人多势众，在美国学术界曾有“上海帮”之谑称。

上海史已是海外汉学界公认的热门话题，堪称显学。

海外学者究竟发表过多少关于上海史的著作，难以确计。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德、法、英、日等国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三百篇，正式出版的上海史著作不下五十部。

上海史是内蕴极丰的富矿，开采眼光、冶炼技巧因人而异，其产品自然也多姿多彩。有的对社会史、文化史感兴趣，有的对政治史、经济史感兴趣；有的纵贯古今，有的横跨多门；有的以资料翔实著称，有的以议论充当见长。他们共同构成上海史园地的繁盛景观。

上海史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翻译海外上海史研究成果是上海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城市史、近代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学科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上海史研究译丛》遂应时推出。

本丛书所选各书,是我们接触到的优秀著作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书颇具价值,但或因已有中文译本,或因翻译版权联系未妥,未能列入。遗珠之憾,尚望鉴谅!

本丛书编委会成员除了上海的学者,还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的学者,他们都是上海史研究专家。在《译丛》组织出版的过程中,他们帮助推荐作品、联系版权、校订译文,付出了很多劳动。

本丛书具体翻译工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

张仲礼、陈绛、魏斐德(美)三位著名学者多年从事上海史研究,欣然担任《译丛》顾问,帮助规划全局、解决疑难问题,使丛书增色不少。编委会特此表示感谢。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序 言

近代上海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居住过数量可观的外国侨民。

外国人来到上海,可以追溯到明代。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受徐光启邀请来过上海,并建立教堂,发展信徒,拓展传教事业。1832年(道光十二年),英国商人林德赛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受东印度公司派遣到中国沿海考察,也到过上海。这些人或旋来旋去,或小居即走,没有在上海长留。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英租界(1845)、美租界(1848)、法租界(1849)相继辟设,随后英美租界合并(1863),外国人来沪渐多,居留的时间也长了起来。1843年上海登记在案的外国人为26人,1844年为50人,1846年超过一百人,1850年超过两百人。1853年以前,上海比较严格地实行华洋分居,租界发展不快,外侨增长缓慢。1853年至1855年,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县城被小刀会占领,大量华人涌入租界。1854年租界修改章程,华洋分居变成华洋混处,租界城市化速度加快,外国人数也逐渐增多。1860年,上海外侨超过六百人,1865年超过两千,1895年超过五千。1899年,上海英美租界改称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其后上海外国人数增加迅速,差不多每十年增加一万,1905年超过一万,1915年超过两万,1925年超过三万。1920年代后期增加特快,1931年超过六万人,此后几年保持在六、七万之间。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大批日本人涌来,上海外侨总数迅速膨胀,1942年达到高峰,为150 931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侨、西方侨民大批回国,上海外侨数量锐减,到1949年底还有不

到三万人。

上海外侨国籍,最多的时候达 58 个,包括英、美、法、德、日、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1910 年以前,一直是英国人最多,其次是美、法、德、日、葡萄牙等。1915 年以后,日本人跃居第一。1942 年,在沪日本人达 94 768 人,超过所有其他外侨的总和。

各国在上海侨民的最高数,除了日本,依次为:无国籍俄国人,14 845 (1936 年);^①美国,9 775(1946 年);英国,9 234(1935 年);^②法国,3 872 (1946 年);奥地利,3 453(1946 年);德国,2 538(1942 年);印度,2 389(1935 年);^③葡萄牙,2 281(1946 年);朝鲜,2 381(1946 年);越南,2 350(1946 年);意大利,1 048(1945 年);波兰,1 042(1942 年);希腊,627(1946 年);捷克,581(1946 年);西班牙,493(1946 年);丹麦,468(1942 年);瑞士,407 (1946 年);挪威,387(1942 年);荷兰,201(1946 年);瑞典,198(1946 年);乌拉圭,104(1915 年)。

外侨在上海主要分布在公共租界,其次是法租界。1900 年公共租界有 6 774 人,法租界有 622 人;1935 年公共租界有 38 915 人(其中包括越界筑路地区 11 615 人),法租界有 18 899 人。其中英、美、德、日、葡人主要居住在公共租界,法国人、无国籍俄国人主要居住在法租界,其他外国侨民在两租界都有居住。以 1910 年为例,英国人在公共租界为 4 465 人,在法租界为 314 人;美国人在公共租界为 940 人,在法租界为 44 人;日本人在公共租界为 3 361 人,在法租界为 105 人;葡萄牙人在公共租界为 1 495 人,在法租界为 15 人;德国人在公共租界为 811 人,在法租界为 148 人。所以,可以说英、美、日、葡人 90% 以上居住在公共租界,德国人主要在公共租界。同年,法国人在公共租界 330 人,在法租界有 436 人。1935 年,无国籍俄国人在公共租界有 3 017 人,在法租界为 10 044 人。^④在公共租界里,由于苏州河以南先开发,以北后开发,日本人是稍后才大批涌来的,所以,英美人在苏州河以南为多,日本人则主要集中在苏州河以北,即虹口一带。吴淞路、昆山路一代因日本人很多,房屋、商店、社会风俗中洋溢着浓重的东洋气息,故有“小东京”之称。

不同时期、不同国籍的人,在上海职业分布很不相同,比如印度、越南人主要充当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但是,无论什么时期,均以商人为多。1850 年上海外侨共 220 人(210 个英国人,10 个法国人),其中洋行老板及其代理

人大班最多,有 111 人,占总人数一半。其次是传教士 13 人,领事馆人员 7 人,新闻记者、医药师、建筑师、木工、面包厨师等 11 人,家属、小孩 68 人。1870 年,上海外侨 1 666 人(英国 894,美国 255,德国 138,葡萄牙 104,西班牙 46,法国 16,其他 213 人),除了从事航运业和水手(412 人)、妇女儿童(358)之外,商人仍然最多(226 人),其余依次是领事馆人员(90)、工程师(60)、佣工小贩(57)、工人(45)、警察(40)、自由职业(38)、服务业(34)、手工业(25)、丝茶检验人员(21)、银行家(19)、传教士(15)。1935 年、1946 年的统计都表明,外侨中从事商业活动的占 40%以上。

上海外侨中,犹太人和无国籍俄国人是比较特殊的群体。

上海开埠以后,犹太人即已络绎来沪,但人数不多。1933 年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以后,开始大规模排斥、杀害犹太人。1938、1939 年以后,纳粹在欧洲排犹愈演愈烈,迫使幸存的犹太人背井离乡。上海由于特殊的政治格局,成了犹太难民的庇护所。从 1933 年到 1941 年,上海先后接纳了 3 万多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地区的犹太难民。其中除了约 5 000 人经上海去了别处以外,其余 2.5 万欧洲犹太人一直在上海生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相当不小的数字,超过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这些犹太难民有 4 000 人住在法租界,1 500 人住在公共租界,其余住在日本人控制的虹口一带。他们建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医院,出版自己的报纸、杂志,开有自己的商店、咖啡馆,使那里俨然成为风格别致的犹太人居住区。当然,这些犹太人并没有在上海生根,没有融入上海社会,在大战结束之后迅即离去。但是,他们在上海历史上留下了特别的一页。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大批俄罗斯贵族流亡上海。由于俄、法历史文化渊源甚深,加上当时法国政府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法租界当局对俄侨多有照顾,俄侨遂相对集中于法租界。这些俄侨多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有些人来沪以前本是彼得堡歌剧院的指挥、乐手、歌唱家、芭蕾舞演员、舞美人员和合唱演员,有些甚至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家。俄侨散处在上海市民中间,带来了欧洲生活方式,也为上海社会普及了西方的文学、诗歌、绘画、戏剧、歌剧、芭蕾、音乐和通俗歌舞等文化艺术。

形形色色的外侨,年复一年地,在上海生活、工作,开厂、经商、办学、行医、传教、出版报纸,跳舞、打猎、划船、赛马,当然还有走私、贩毒、犯罪,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有各自的活动圈子,将世界各国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风

俗习惯带到上海,将外国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带到上海,自来水、煤气灯、电灯、马车、汽车、自行车,按钟点作息制度、星期制度、教育制度、市政管理制度、选举制度,自由、平等、博爱……所有这些,都对上海社会演变产生了极其广泛而复杂的影响。沙逊、哈同、福开森、卜舫济,汇丰银行、怡和洋行、屈臣氏大药房、英美烟草公司,墨海书馆、字林西报、仁济医院、徐家汇天主堂,跑马场、跑狗场、黄浦公园,外国人,外国厂,外国货,西洋景,东洋景,充斥上海,使得上海成为外国气味最为浓重的中国城市。

外侨影响了上海,上海也影响了外侨。外侨特别是欧美侨民,在上海形成了并不等同于其在母国的生活方式,我暂且称之为“租界侨民生活方式”。

许多记载表明,一些英国人在西方,本属于边缘性人物,来上海以后,为了凸显其西方身份,特别“英国”。英国男士,再热的天,也要西装笔挺。英国女士则处处注意摆出贵夫人的架子。一位英国女士回忆:她在上海,一次手帕掉地,自己不捡,拉铃叫来管家,管家也大摆其架子,又叫来小工,让小工捡起手帕。炫耀,摆架子,说大话,是很多西方侨民的特点。相当多的欧美人,以说中国话为耻辱。他们歧视中国人,禁止中国人进入公园、跑马场、外国总会等场所。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也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

当然,对中国友好、在融合中外文化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也大有人在。有些人还喜欢上中国的马褂、旗袍、菜肴,娶上海姑娘为妻的也不是个别现象。洋泾浜英语是上海的特产,许多英美侨民在上海也不能免俗,都要说洋泾浜英语。他们赛的马,多是东方蒙古马,吃的土豆、大白菜、牛肉,是在上海当地生产的。

在不少英美侨民心目中,上海是个新世界,是个美丽的地方,是个容易施展才能的地方,所以,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到上海淘金去”是许多西方青年的美好理想。

由于习惯了租界侨民生活方式,许多欧美侨民回到母国以后,都说在上海的日子是他们一生中度过的最舒服的时光。一位英国女士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仅在英国读过4年书。她在上海过着极其优越的生活,服饰和舞姿在外侨中都小有名气。她35岁那年随丈夫返回英国,结果一直不习惯英国的生活,只活到49岁就去世了。

外侨生活的上海租界,是一块相当特别的地方。它与作为殖民地的香港相比,在性质上有重要区别。在主权上,一是割让,一是租借,截然不同。

在治权上,香港总督代表英国政府行使权力,而上海公共租界则是居民自治,纳税人会议掌握实权,行政机构工部局并不对英国政府负责,而是对纳税人负责。法律方面,处理与华人有关案件的会审公廨,适用的并不是英国法律,而是亦中亦西。这种性质决定了外侨在上海有更大的优越感,有更多的自由,也增强了外侨对上海的认同感。所以,很多外侨乐意在这里生活、发展,在离开上海以后也特别留恋这块土地。

近代上海是一小世界。世界各地风吹,上海都会草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上海法国人成为敌国侨民,上海法租界一度由俄国代管,法租界法国国旗换成俄国国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事务由美国领事馆代管,日本国旗被换成美国旗。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中国宣布中立,但日、俄在上海的交涉不断。这些战争期间,有关各国侨民在上海生活虽然没有根本变化,但难免风声鹤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先是宣布中立,后与德奥绝交,宣布参战。上海德奥侨民虽然按照国际条约受到保护,但被发给特别护照,德奥商船归中国暂时管理,在铁路上服务的德奥人一律辞退,战争结束以后,德奥侨民被大批遣返。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上海涌来一大批无国籍俄罗斯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外侨生活所受影响更大。侨民被分为敌对国与非敌对国两类,敌对国侨民需佩带红臂章,上书英文字母,代表不同国籍。A为美国,B为英国,H为荷兰,X为其他国,敌对国侨民一度被关入集中营。

在整个国际范围内,上海既是列强竞相争夺的对象,也是列强竞争实力的晴雨表。19世纪英国人势力大的时候,上海英国人势力大;1930年代日本人力量大时,上海日本人多;1945年以后美国人势力大,上海美国市面大。

如此丰富的内涵,使得上海外侨史的研究具有相当特别的意义,吸引了很多学者。还在1920年代,欧美学者已经写过一些研究上海外侨的著作,1921年亚当斯写的《上海美国总会》,1921年、1923年相继出版的兰宁、库寿龄写的两卷本《上海史》,1926年出版的梅朋、傅立德写的《上海法租界史》,对上海美、英、法国侨民的生活都有相当丰富的记述和比较细致的研究。1930年代以后,这方面著作更多,涉及范围更广,包括对日本人、犹太人在上海历史记述。1970年代以后,海外学者对上海外侨历史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挪威的学者,各有对本国寓沪侨民历史的研究,或成专书,或有专文。除此之外,也有跨国研究和比较

研究,如美国学者傅佛果、法国学者安克强对上海日本侨民的研究,又如许多学者对上海犹太人的研究。

本书是从海外学者众多论文中选择出来的。全书篇目由熊月之选定,由马学强、晏可佳组织翻译、校对。

熊月之

2003年10月

① 无国籍俄国人在公共租界的人数,取1935年数字。

② 1935年英国人在沪人数,以公共租界的6 595人,加上在法租界的人数2 639(取1934年的2 630与1936年的2 648的平均数)。

③ 印度人在法租界的人数,取1934年(47人)与1936年(50人)的平均数。

④ 1935年法租界没有无国籍俄国人确切数字,现取1934年(8 260人)与1936年(11 828人)的平均数。



上海歹徒

——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

[美] 魏斐德/著 芮传明/译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

[日] 小浜正子/著 葛涛/译

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

熊月之 马学强 晏可佳/选编

移民企业家

——香港和上海工业家

黄绍伦/著 张秀莉/译 李培德/校

上海道台研究

——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

梁元生/著 陈同/译

魔都上海

——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刘建辉/著 甘慧杰/译

上海妓女

——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

[法] 安克强/著 (即出)

家乡、城市和国家

——上海的区域网络和认同，1853-1937

[美] 顾德曼/著 (即出)

上海警察

[美] 魏斐德/著 (即出)

霓虹灯外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卢汉超/著 (即出)

人为的中国部族

——上海的苏北人，1850-1980

[美] 韩起澜/著 (即出)

目 录

序言	熊月之	1
上海的英国人	[英] 哈瑞特·萨金特	1
上海工部局乐队与公共乐队的历史与政治(1881—1946)	[英] 毕可思	40
谁是上海的巡捕,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 ——1919年的新募英国巡捕	[英] 毕可思	64
美国的美国人社团(1937—1949)	[美] 马克·威尔金森	86
上海的法国人(1849—1949)	[法] 居伊·布罗索莱	106
1945—1946年上海的肃奸:萨尔礼案与法租界的终结	[法] 白吉尔	129
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	[日] 高纲博文	150
上海的“小日本”: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社团(1875—1945)	[法] 安克强	178
一个另类的日本人社团 ——战时上海日本左翼的活动	[美] 傅佛果	196
葡萄牙人在上海(1845—1949)	[中] 汪之成	216

上海的边缘西方人：巴格达犹太人社团(1845—1931)	
.....	[意] 基娅拉·贝塔 243
寻求认同：上海的德国人社群(1933—1945)	
.....	[法] 何隶兹 261
上海的散居俄侨社团	[美] 玛西亚·里斯泰诺 278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面面观	[德] 威廉·肖特曼 296
中国的印度人社团(1842—1949)	[法] 克洛德·马尔科维奇 306
后记.....	马学强 322

上海的英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人乘船到上海需要航行约 6 个星期，沿途停靠的远东港口城市既富有异国情调又似曾相识，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香港无一不在大英帝国的治下。游客可以在新加坡欣赏宣礼楼，上教堂做礼拜；可以与槟榔屿街上的猴子逗乐，向警察问路。这些沿海港口城市代表了英国在远东的统治。此外便是丛林旷野，船行之处无非是绿色的海岸、渔船和寥寥可数的吊脚楼。东方的气息从岸上袭入船舱，海上的生活为酷热所笼罩，船上备有电风扇、冰淇淋、冷饮，甲板上甚至还架起了帆布水池。女士身披白纱，裸露着玉臂秀腿。人们昼眠夜玩，同样的唱片听了一遍又一遍，或畅谈入夜，或在救生艇的暗影下相拥示爱。

在乘客第一眼看到上海之前几个小时，泥水已经开始涌向轮船，湛蓝的太平洋水变成了黄褐色。长江口向世界展开了中国乡村旅行指南的第一页：肥沃的田野、点点宝塔和背驮牧童的水牛。轮船驶进黄浦江，眼前的情景为之一变，广告展台上闪烁着口香糖和香烟广告，万金油的广告则竖在茅屋顶的木架子上。乡村已为工厂、仓库和码头所取代。沿着黄浦江上溯 12 英里，船在浦东岬口转弯。乘客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并不是中国，也看不到那遥远的异国风情。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东方的利物浦”。

外滩最先映入来客的眼帘，这段江岸绵延 7 英里半，气势非凡。从前这里是条纤路，苦力拖着向皇帝进贡稻米的粮船，沿着江岸蹒跚而行。在洋人的占领下，上海的外滩已声名大噪，成为名闻遐迩的商业中心。举目望去，西洋建筑高耸入云，青铜和花岗岩筑成的墙面直刺中国的天空，炫耀着白人